

台湾 林清玄主编



含笑看我

——台湾散文选编

台湾

林清玄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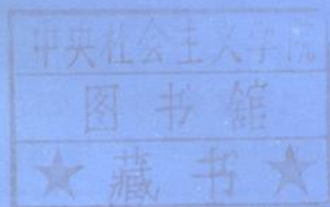
I 218.58 / 062395



200252742

含笑看我

——台湾散文选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责任编辑：黄志平

装帧设计：朱 红

含笑看我

台湾 林清玄 主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7 $\frac{3}{8}$ · 153,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135-216 书号：10309-121 定价：1.60元

序

林清玄

前卫出版社的老友林文钦去年二月打电话给我，问我肯不肯编当年的散文选，我这个人很容易基于朋友的情义一口答应，当场拍胸脯答应下来。

由于我自己的工作忙得不能脱身，去年一年连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又到外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闲暇时则忙着照顾初生不久的幼儿，虽然散文编选的工作如巨石压在心上，总想日子还早得很，而且编书无非是剪剪贴贴，容易得很。

没想到一年过得这样快，到年底时才心急如焚，跑到《中国时报》资料室，把所有的旧报杂志调借出来，从第一天开始翻阅，到最后一天止，有好几天翻报纸翻得手臂发麻，竟无法象平常一样写作，而且读文过多，脑中雷电交闪，才觉得要编一本书是多么不易。

有一次连续三天查阅报纸，两份报纸一年竟找不到一篇可读的散文，回到家让我泄气得一塌糊涂。照理，以刊载量来说，散文比起小说和诗，数量大得多，可惜在质量上，似乎又不及后面两者。然后我又发现，同一位作者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又以大报上的质量要好，我想，

DK95/23

这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习惯，作者通常把较好的文章寄给读者最多的报纸。一个原因是大报纸上得名求利来得快速一些。第三个原因是，一些小的报纸杂志邀不到好文章，因为连作者都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出来。

这种现象使我感到悲哀，我这次编选的文章范围不大，并不是原来的意思，而是到结果出来时才发现的：通常同一作者在大报的文章比小报的好，我只好选择前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去年一年，刊登散文最有成绩的是《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立晚报》。

编散文选，象在厨房里做菜请客，明明可以做一百道菜，可是数量太多，只能端出一部分的菜色来，对厨师与吃客不免都有遗憾，要解决这个遗憾，厨师的偏爱与主观成为不可避免。我在这本集子里虽然极力避免自己主观的偏好，但身为散文作者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必须要请作家与读者谅解。

我对散文的偏好，或者更确切的说我心目中理想的散文是什么呢？

第一、它必须是情理兼具的，光是理很难成为出色的散文，因为它缺乏动人的质素，光是情则易流于空乏，很难成为有力的散文，因为情若无理最易于泛滥。

第二、它必须是风格独特的，散文之不同于其他文体，是文格与人格交融，“读其文如见其人”，如果没有自我的风格，散文家必不能成其大。

第三、它必须是直抒胸臆的，旁征博引当然也可以成为好的散文，但过度使用典故，会伤害一个作家的成熟，况且不是从内心出来的字句，主题往往就没有力气了。

第四、它必须是有生活基础的，常有人批评现代散文吟风弄月，但风月如果有生活做基础仍可以好，反之，倘若预设了社会的主题，却没有真实的生活做基础，散文也失去了生命。

第五、它必须是敏锐精确的，有人写了一辈子散文，却不见一篇好文章，主要在于才思不敏、感觉不锐、文字使用不精确。一篇好的散文，是智慧与感觉的结晶，是文字精确，没有废词冗章。

第六、它必须是适可而止的，好散文的精彩处往往不在开头，而在结尾，要在当止时止，读完后有启示、有余韵，才能与作者同歌共哭。

第七、它必须是涵容关怀的，我觉得对环境事物的涵容是任何散文作者的基础，而对环境事物的关怀是散文作者的境界，即使是批评议论，如果没有包容的心和关怀的立意，散文就失去了它的意旨。

.....

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写散文的理想，但最重要的还是写，这本选集里的文章大致上都具备了好散文的条件，我们很容易发现选集中有许多熟悉的名字，这并不意味我对名家的迷信，而是名家，尤其在散文这一行绝非幸致，他们都是由不断的写作中成就出来的。

除了这些，我想到散文的篇幅也很重要，我觉得一篇散文仍以不超过四千字为宜，并不是说超过四千字就没有好的散文，而是说不管多么复杂的景况，一个有经验的散文家当能在四千字以内加以控制，这本选集唯一的例外是陈冠学先生，那是他的文章几乎能以格言来读，而不象一

般一气呵成的散文。

这么多年来，我一向拙于为文评介别人的文章，一来是觉得作为创作者比批评者更令人愉快，二来是觉得作为欣赏者比判断者更能品到好文章的真味。编这本选集，创作与欣赏的成分仍然超过了批评与判断的成分，但我仍诚心的准备接受苛责，因为这本选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九八三年的台湾散文”，它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面貌，这面貌是通过一个散文爱好者的心的，而不是通过一个散文批评家的眼睛，则它的权威性、代表性、完整性，以及种种批评家口中的“性”都在此一并告罪，它唯一敢肯定的只有“可读性”，并且它们有的是“台湾”。

是为序。

目 录

卷一·自然与乡土

- | | | |
|----|----------------|-----|
| 3 | 渔人·码头····· | 陈 列 |
| 13 | 雨过华西街····· | 林文义 |
| 17 | 美浓的农夫琴师····· | 奚 淞 |
| 21 | 孽····· | 孟祥森 |
| 29 | 与阿美们跳一个晚上····· | 郑宝娟 |
| 34 | 随鸟走天涯····· | 刘克襄 |
| 41 | 鸟族·鸟伴····· | 邵 侗 |
| 47 | 田园今昔····· | 陈冠学 |
| 63 | 尘埃谱····· | 栗 耘 |
| 73 | 与土地断血缘····· | 林央敏 |
| 81 | 向晚的华尔腾湖····· | 陈嘉农 |
| 89 | 田间志····· | 张腾蛟 |
| 97 | 隔洋忆花莲····· | 夏 菁 |

卷二·情感与人生

- | | | |
|-----|------------|-----|
| 105 | 含笑看我····· | 阿 图 |
| 113 | 灯笼花开时····· | 冯秋鸿 |

121	湖畔碎思·····	丁伟华
126	望·····	季季
130	白发与脐带·····	林文月
135	木雕观音·····	赵云
139	父亲与烟·····	周彩娥
144	瓷碗·····	洪素丽
148	赋秋声·····	古蒙仁
153	那时·····	爱亚

卷三·生活与性灵

161	火车就要开·····	史玉琪
165	岁末三章·····	季红
169	幸福·····	曹又方
176	凡人·····	顾肇森
180	水泥地上的野花·····	钟淑儿
185	月下老兵·····	苦苓
189	夜梦记五则·····	秦情
194	巷子·····	罗禾
198	父王·····	萧萧
203	陈腐先生传·····	陈黎
208	牛头老大·····	林清源
214	小兰·····	颜崑阳
219	散文三帖·····	王幼华
223	可怜的恋花再会吧·····	戴训扬

卷一·自然与乡土

渔人·码头

陈 列

开始较常去基隆，是在认识了一个老渔人之后。他独自在那里过着寄居的日子，住处偶有搬迁，却也总不离鱼市场附近。鱼市场其实也是这个海港唯一用作卸鱼的码头，被渔会旧砖色的楼房和运销商人坐镇的一长列式样一致的小屋从西南两方围住，朝北局促在港内东端的小湾旁。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水产的”，那是老渔人以及许多靠鱼为生者心思常系的地方。

老渔人已经不能出海，而事实上，他也可不必再靠海养他了，几十年的辛劳俭省使他已有了一些积蓄。但他喜欢亲近船只，几个和他有着乡亲之谊的渔船主和船长也晓得他的尽责和无事可做的孤闷，所以船入港后，时而会找他看船，平均一个月也许一两次。

看船人必须经常二十四小时守着船，在船上吃喝睡觉，只偶尔到岸上买菜蔬或报纸，直到船再度启航出海。他们的职责是遵循船主和船长的意思，帮忙照顾卸鱼前后船只的移位，在别船从旁出入时注意不受撞伤，以及协助监督

各项修护补给确实完成。他们大都是一些退役的军人，他们工会斑驳的看板就横在码头边一座容易受风的二楼后阳台上，望着忙碌多油港面和多变的天空。天冷时，常可看到他们缩在厚重的深色外套里，在甲板上走走停停，张望几下邻近的船，和某人简单招呼几句，宛如一些飘在船上的旧旗招。

不必看船的时候，老渔人便过着规律而内容简单的生活，清晨五时左右起床，散步去海边看曙色的海水，七时回住处煮稀饭、阅报，躺着休息一阵或去附近的同乡会馆，十一时半煮一饭一菜，午睡，下午再去会馆，然后在十点以前回来睡觉，拘谨地重想数回日渐遥远却也日渐让他盼念的某些事。

他住得最久的是港边一家杂货店的三楼。我每次从楼下的边门走进，不明亮的楼梯间老是散发着带点湿意的杂物味。房间约有两坪，除了门后一个容人旋身的四方形角落外，其余部分是固定的木板床。床上靠墙放着小矮桌和老式的木衣箱和塑料衣橱。两帧装框的照片架在桌上。发黄的那张上面是他数十年不曾见面说话的亲人，新的一张是过世不久的一位好友，他把他的骨灰葬在八斗子附近的山丘上。他煮面时作为佐料的暗褐色鱼干虾半散置在门旁的床沿内。这些几乎就是他身外物的全部了。但这个房间仍不是他独有的，有一位家住高雄的船员在一只寄籍基隆的渔船上工作，回航后也偶尔和他共宿在这一小片屋瓦下，并和他分摊那一个月一千元房租。

房间的一扇小窗对着丈余外别人家的水泥墙壁。有阳光的时候，那面墙上粒粒的灰色沙子仿佛清晰可数，若是

阴霾的天气，看久了却又使人觉得凄迷。站在窗边，勉强见得到在港湾的一角漠然看天的渔船。我曾多次在那个房间里坐卧，想着老渔人的一生，想到多少生命在不为多数人注意的时地所可能有过的辛酸和寂寞。屋外街头上的车声很响亮，间或有几声长长的船笛，时间却在我的思索里没有声息地一点一滴流过，老渔人对相片里人物的记忆，或将也会在时间的消逝中，从明晰而模糊而至于变成空白吗？

会馆也许是个可以让他忘记往事却又令他重温到乡情的地方。常到那里的人有些是他自小在家乡就认识或耳闻其家族的，有的则为新识。他的这些故乡人并非都以捕鱼为业，其中几位是从公家机构下来的，拿退休金或终身俸过日，他们多少曾各自走过一些曲折的路，目前则在这个港都落脚了，喜欢到这栋还算坚固的二层楼里回顾与前瞻，寻找自己才知道的一些温慰和梦的踪迹。老渔人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打麻将，谈共同熟悉的山川人物与战争和平，稚气地互开玩笑和争执，或者围桌共尝鲜美的炸鳗块或赤鯮米粉，然后无话可说地看看彼此或屋外的海水船舶，等候一个希望。

几次跟着老渔人去渔人码头时都已近中午，一天里鱼货交易最繁忙的时段早就过了，已看不见承销商喊价争购的场面，但那些最靠近岸边的船当中，总还会有几只在卸下鱼虾，船上船下都有接应和关心的人。冷房车结实高长的身躯使得铁皮覆盖下的码头显得壅塞，一有走动，前呼后叫的，三轮货车和人们纷纷走避。生猛的鱼腥味混在机

油和海水的味道里，四处洋溢。我走在湿黏的水泥地上，观看我不认识的许多鱼类的长相和人们的劳作，感觉着收获的热腾气氛。

那些卸鱼工人的作业方式，对我这个他们所谓的山顶人而言，是相当新奇的。船舱里的人负责把层层叠放的塑料鱼箱搬到舱口的正下方，受不了寒冻时就爬出来换班，厚棉衣沾满薄霜，随身而上的冰雾四下逸散。站在舱口边的两人各执一支极长的铁钩，使劲地将一箱箱二十公斤上下，冻成硬块的鱼提上来，使它顺着一块斜放在船和码头间的厚木板滑了下去。鱼箱急速的滑行和落地声中，船身微晃，轻撞着海水。码头上的人接着使用一种较短的木柄铁钩将鱼箱勾走，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堆置一处，运销商和船方代表则忙着一起清点各种鱼箱的数目，安排装车，运往嘉义以北的若干市场或冷冻厂。

他们都穿着长统的雨鞋，动作迅捷，神情专注，黏稠的空气沾在他们的皮肤和衣服上，他们的外表在阴潮的港边显得粗糙而沉重，但是，在此起彼落的鱼箱碰撞和拖拉声，以及水陆两方互为激荡的引擎声中，他们劳动的身姿和有时抬起头来笑谈两句的脸色，却又呈现出他们生命深处的鲜明活泼。那是许多室外工作者的共有令人感动的生存模样。

这些人都是男的，但这里也总见得到女人。她们的衣着几乎相似：雨鞋、暗色长裤、碎花衫。其中有些三五成群地围在墙边或铁架支柱边剥虾壳，她们受雇于鱼商，现剥虾仁，以供应当地的市场，或运入冷冻库，集中销往外国，虾退冰了，水漫漶了一地，和她们湿濡的双手一样，

看了使人感到寒冷。淡红的虾壳陷在浊泥里，仿佛还在透着虾味。

另外的妇女则是走动的。她们一手拎着水桶或胶袋，一手握着码头工人用的那种木柄弯钩，活动在各只卸鱼的船边和堆放的鱼箱旁，捡拾鱼箱在卸搬中所震落的任何鱼类，间或趁着他人不注意时，用铁钩的尖端急急勾起箱中的鱼。鱼货交易时，每箱概以二十或二十二公斤计算，不必重行过磅，所以大部分无利害关系的人对她们的这种行为时常装作不见。她们穿梭在工作中的男人之间，眼光瞥来瞧去，注意着鱼和该提防的人，她们多属中年，生活的部分担子却仍使她们必须带着凝重而机警的表情，在众目睽睽之下算计和疑虑。那算是一种怎样的败德呢？

此时在码头边忙碌的这些人几乎都不是实际将这些鱼从大海中捕回的人，船员在船靠岸时就拿着分得的鱼回家去了，并且等着分钱。三四十天来，他们远离陆地，不分昼夜守着颠簸的小船，四顾苍茫，只有涌动的海天一色。现在，他们终于又能够拥着妻子在床上表达彼此的疼爱，或是带子女到某地散步看树，以及安稳地吃饭和安心休息了。

有一次，在鱼市场门外的那排饮食摊旁，我看到一个容貌十分秀丽的女孩紧拥着一个男的走过。她的脚步微显踉跄，不时仰起酡红的颜面凝视她的男人，眼里满是委屈和渴望，年轻的男人则面带笑容，露着一些羞意，一手搀在她的腰际，另一手和她的手相握。在他们睽违的日子里，她必定对他想念操心过无数次，今天，她总算盼到他的归来了，他们将有几天热情的假聚，她有许多话要在醉里向

他倾诉。他们或许都晓得，在未来的一段时日里，他们还得如此继续互相忍受地过活，因此她也知道，几个日夜之后，他仍须离去，她将再次成为一个不大敢于肯定明天的人，而只能在祈望中，把泪水滴给他们交颈过的枕头知晓。

“讨海”是什么意思？海洋的蕴藏，大自然的诡谲，谋生和谋财。长期熬受风寒、劳累、恐惧、思念和生命的较大危险性，求讨的是个人或一家人的温饱。那是怎样的意志和情感呢？就以码头边最常见的这些八十吨上下的单拖网渔船来说吧。包括船长在内，一只船通常有八至十个船员。到达船长所欲往的渔区后，作业开始了，往后数十天都将是日夜不分的工作天。二十四小时之内，一般下网六次。下网时，除了一个负责照顾全船的人而外，其余都可睡觉去，但鱼网一要拉上来，全体就须出动了，厨子也不例外，各有所司地将猎获物分类、冲洗、装箱和入舱。如果捕获的多属体小量多的虾类，那么要一只只分出种类和大小来，麻烦就更大了，一网整理完毕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待盼到可以休息时，下一网可能又接着要上来了。所以，每人每天睡四五个钟头是正常事。恶劣的天气姑且不论，那样粗重累人的工作，那么短而还须分段进行的睡眠，人如何承受得了？老渔人说：“习惯了就好。”听着他那种淡然的口气，真难想象人的生理负荷能在这样的习惯里持续多久。而，更折磨人的心理上的担当呢？或许，在他这句淡淡的答话里也正存在着许多渔人的无奈心情以及他们对某些事物的坚持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出海一趟所能赚到的约略是这样计算的：渔获物卖得的总钱数先扣除船用油料及伙食等基本开销，公司再从余额分得一半，